



张嘉著

一位历史学家的
艺术情缘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一位历史学家的 艺术情缘

张磊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位历史学家的艺术情缘/张磊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218-06046-0

I. 一… II. 张… III. ①电影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电影文学剧本—文学评论—中国—当代 IV. I235.1207.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0046 号

责任编辑	钱 进 杨志军
封面设计	杨 飞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1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8-06046-0
定 价	30.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 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37579604 37579695】



影视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联姻 (代序)

——与香港华娱卫视刘钰珍女士的访谈

主持：一般人觉得历史枯燥无味。你认为如何把历史与影视这个多姿多彩的媒体相结合呢？

张磊：历史科学，或者从广义上讲，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与影视媒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且极为深刻和广泛。因为影视是一个现代化的媒体，它可以迅速、普及地传播信息。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影视节目必须有丰富的内涵，才能让人看得有益，起码不失为一种文化快餐。当然，轻松幽默、令人愉悦的节目也是必要的。但是有分量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凝重感是应该大体具备的。要达到这个目的，人文社会科学与影视相结合是必要的。

主持：如何让沉闷的历史生动起来呢？

张磊：说历史学沉闷，那是不确切、不深入的理解。我个人学习历史 50 多年，研究历史也有 40 多年，感觉历史科学非常生动和具体，因为它充满着情节和事件过程，也涌现出各色人物。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它本身就是极其生动、具体，并不刻板呆滞。如果我们没有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把握丰富的史实，对它只是做一些抽象的理解和表述，故此感到枯燥。但是，那并非历史自身的属性。

主持：观众对历史最大的兴趣是什么？

张磊：观众希望通过历史主要了解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认知社会发展的不同层次的规律及事件的来龙去脉，开阔视野，取得借鉴。其次，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优秀的遗产。对传统文化做出剖析、鉴别、取舍，史学可以起到重要作用。再



次，历史上杰出人物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崇高品格应该得到继承和发扬。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科学能为影视提供无比丰富的素材。

主持：您通过什么途径去发掘和表现更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激发年轻人对历史的兴趣？

张磊：我除了撰写历史专著，那主要是理性、抽象思维的成果，同时也尝试运用其他方式表述历史，比如电影。40年前，我与张瑶均（姐姐）改编了电影文学剧本《伤逝》。1981年，此片拍成。如果没有相关的历史知识，了解五四时期前后中国社会和思潮，我想是不可能把鲁迅先生唯一以恋爱为题材的作品改编为电影。我们以大量历史背景材料构筑了舞台和场面，增加一些人物，把这篇只有两个主角的散文诗式的短篇小说搬上银幕。后来又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孙中山》，那完全是根据史实，又加上合乎逻辑的虚拟撰写出来的，此片获得1986年百花、金鸡奖最佳影片。此外，还参与过历史文献纪录片的编撰。

主持：现在以历史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已非历史之原本，非古非今，您对此有何感受？

张磊：我认为“戏说”一类的影视作品，没有什么意义，看完以后，反而受到误导。例如许多皇帝都是暴君，但影片没有展示其凶残的一面，几乎个个都是风流倜傥，文质彬彬，平易近人。有些以历史为题材的剧本，写得很生动，可做饭后茶余的谈资，聊博一笑。但是要借此认识和了解历史，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内地有个别历史影视片的编导，甚至以不懂历史为荣。这也有其道理，不懂才能信口开河。

主持：如果把历史原本照搬上荧屏，会不会吸引不了观众呢？

张磊：对！历史影视片不是历史教科书，离不开情节和人物，必须具体、生动和形象，才能引人入胜。我们在拍摄《孙中山》的时候，导演对我指出孙中山的演讲长了些，原来的1分钟可以缩为30秒，这样更能吸引观众。至于虚构，也是不可



少的。但必须在史实的基础上虚构，不能胡编些不伦不类的东西。例如，我在《孙中山》中虚构了两个情节：当辛亥革命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时，在1912年元旦，孙中山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我根据史实设计了这么一段戏：天气寒冷，孙中山在沿途中看到老百姓衣衫褴褛，忍饥挨饿，持着小纸旗欢迎他。他站起来，望着窗外流下热泪。12年后，孙中山由天津赴北京，那时他已病重，他让宋庆龄扶他坐起观望火车窗外情景，老百姓依旧是贫困憔悴，手挥纸旗欢迎他，似乎与12年前并无区别。孙中山深感内疚和痛苦。这是根据许多史实和孙中山的思想添加的，让人看了觉得可信，不是戏说。这种虚构是允许的，是具体和感人的。当然，这带有个人内心主观的感情色彩。我至今还被它们感动。

主持：作为凤凰卫视的嘉宾主持人，您如何突出自己的个人风格？

张磊：我觉得自己主持节目应带有凝重感。有些节目的题材必须有沧桑感。如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教科书的专题为例，我可以通过自己亲身经历，说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不容抵赖。同时，历史可以给我提供佐证和信息，而使批判不是单纯的说教，不会流于空泛。

主持：把历史材料带入现实生活，做到深入浅出，要做好什么准备工作？

张磊：影视节目的特色要求原有的理性思维要含蓄一些，感性的、具体的、形象的东西相应增加。语言也尽可能通俗流畅易懂，避免说教和讲大道理。当然，这也要靠经验。

主持：许多观众对历史小故事和个人的亲身感受比较感兴趣，您是否会运用这些小插曲丰富节目，吸引观众？

张磊：会。运用一些小插曲和个人感受，可以增加电视节目的可观性与可听性，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20年前我们创作文献纪录片《历史的风暴：辛亥革命在广东》时，就利用了不少插曲：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陆皓东被俘后的供词；黄花岗之役林觉民烈士的遗书。又如在主持《环球新闻追击》中涉及美国摩门教时，我就加上我在哈佛大学与摩门教徒的接触，以



及摩门教重视家谱的收集等等。总之力求避免单纯说教和讲课的方式。做主持和做教师是不同的。

主持：把历史与影视结合，让观众了解更多的历史知识。外国如何重视历史和历史题材影视？

张磊：引用英国哲人培根的话，即是读史使人明智。通过学习历史，了解社会的发展进程、人类的变革活动，辨析传统文化，提高人文素质，使思想产生积淀，增加其深度和厚度，这些都是历史的作用。西方国家对历史学是比较重视的，历史题材的影视不少，如《公民潘恩》、《甘地传》、《巴顿将军》、《拿破仑》等等，影响甚大。

主持：但民众普遍不重视历史，一些学生在报考专业时会想到将来的出路，认为历史缺乏实用性，您对此有何看法？

张磊：个人素质和个人的出路是不可完全等同的，后者大体取决于社会与市场。因之，社会对历史学家的需要数量是少于医生或建筑师的。这仅是一个需要数量的问题。但不应轻视历史，这是偏见。

主持：但社会是很现实的，生存很重要。

张磊：您讲的确确实是事实，我和我的同事所指导的历史专业研究生的就业分配就比经济专业研究生困难。但是，您也应注意到，内地的理工大学原本大都没有人文学科，现在增加这些学科，受到学生的欢迎，他们的人文素质也有所提高。从事社会上各种职业的人，学习人文科学对其更有助益。中外历史上重要的人物，绝大多数都精通历史，毛泽东就是范例。学习人文科学，作为提高个人的素养是必需的，影视节目具有历史内涵，含蕴深刻的人文精神。会使观众获益良多，无论在哪个方面。

主持：历史学如何面临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冲击？

张磊：近年来，我在参加中国史学界代表大会时感觉历史学科受到冷落，似乎不时兴了，年轻人不感兴趣。我认为历史学科要变革，应更接近实践，为现实生活服务，不能对今天冷漠。具体说来，历史与影视结谊，就是一个好办法。通过影视这个传播广泛的社会媒体，扩大历史学的影响。历史学家可以通过所学专长，结合现代化媒体以服务民众。



主持：您有没有希望通过将历史与影视的结合，改变民众对历史的偏颇观点？

张磊：我之所以敢于“触电”，甚至跑到镜头前，正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节目，使历史科学更好地为民众所理解。

主持：某些历史题材的作品添加许多娱乐的成分，把历史原貌改编得体无完肤，令人啼笑皆非，您如何看待这些作品？

张磊：影视作品对历史的反映，大致有两类。一种是戏说、演义。编剧可以不受什么限制，信笔写来。当然，戏说也不应过分。这类戏观众看完如水过鸭背，并没有留下深刻印象，不能也无法起到历史教育的功能。作为娱乐，看看无妨。另一种是大体以历史作为依据，但不准确，有重大失实和不当之处，则会误导观众。总之，需要的是符合史实和逻辑所允许的虚构。

主持：不少电视剧制作用完即弃，观众看完置之脑后，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磊：这种现象暂时不能排除。电视节目也像吃饭一样，需要正餐、快餐。严肃的机构向观众推出一些有分量的、有社会效益的正餐式的节目，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完全否定和抛弃快餐式的节目也不现实。人们需要轻松和娱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值得深思的问题是文艺总是要以提高人的素质为主要目的，影视作品总得给受众以一些积极的东西。在新世纪里，人才的竞争是关键中的关键。

主持：对着学生与听众讲课、作报告和面对镜头当主持是截然不同的，您如何去实现转型？

张磊：主持人定要避免空泛的大道理和说教，娓娓而谈。撰写学术著作和讲课，则着重理性思维，必须言必有据，语言严谨，不可过多插入形象化和情绪化的东西，而且，历史学科还要讲求其基本规范。主持人要求语言生动化、具体化，通过自己的知识和亲身体会来让观众形象地了解事物。我未能做好转型，年龄和经历成为一种惰性。

主持：您与文艺界接触，对您的史学研究有裨益否？

张磊：帮助很大。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两者其实并无鸿沟，而是相互渗透。从文艺界接受教益，对我创作剧本有着极大帮



助。形象思维比理性思维更能够引发人的激情，即所谓动之以情。历史科学激动人心的程度，总是难以和文学相比。

主持：影视作品都希望有幽默的元素。对于历史名人，观众希望看到他们鲜为人知、幽默风趣的一面，您如何把您的所学融入到作品中？

张磊：伟大人物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例如，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的过程就是曲折和戏剧性的。孙中山的战友朱执信和胡汉民等反对，宋庆龄的家人也大都不赞成。但孙、宋和卢夫人三方赞成，别人毋庸赘言。后来，人们也都理解了孙、宋联姻。

主持：西方很多电视节目带有较强的资讯性，同时也有娱乐性，你如何看待？

张磊：在这里，幽默是重要因素。幽默是一种情趣，它是在对事情做出深刻了解的基础上而进行的巧妙的表述。把幽默单纯地理解为搞笑，只会适得其反，让人难以忍受。我在节目中会力求幽默，但颇缺乏。有一次评述中药在世界市场上萎缩，价格被压得甚低，譬喻不如菜摊上的青菜萝卜，算是有些幽默。

主持：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谈谈您对文化遗址的感受。

张磊：我非常喜欢参观历史遗迹，不论中外。我去过英、法、德等国家，亲眼目睹希腊、罗马文明的伟大，不可低估。我们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要有自信，不要崇洋媚外。但是，对于外国的文化也要有充分的了解，不可盲目自大。我不太赞成“21世纪是中国或东方的世纪”的观点，认为缺乏根据。要成为时代的中心（如果真有的话），就必须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居于前列。孤立地评估文化是不可取的，容易失之武断。

主持：您认为这种论点是自吹自擂？

张磊：我认为这是善意的观点，但是并不科学。

主持：您说过，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和历史有关，任何事变，任何学科，只有认识其历史过程，才可以掌握其本质。

张磊：事件的过程就是历史，所以任何学科从广义上说都是历史科学。我到德国访问时，在柏林看到了保留下来的盖世太保总部。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国，给人类带来浩劫。但德国民族对此作了反思和理性思考，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谅解。而日本民族中



的部分右翼成员，至今仍对其战争罪行进行掩饰，推卸其应该承担的侵略责任。他们不敢正视历史，不善于从历史获取借鉴。所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能更深入了解历史和文化，不仅能提高我们个人的精神生活，也可以丰富文艺节目。

2001年6月

(原载于广州出版社2002年版《跨世纪的沉思》下册)



目 录

影视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联姻（代序）

——与香港华娱卫视刘钰珍女士的访谈 1

《伤逝》（电影文学剧本） 1

电影文学剧本《伤逝》前言 50

电影文学剧本《伤逝》后记 52

廿载沧桑话《伤逝》 53

关于电影文学剧本《伤逝》改编的得失 57

略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75

《孙中山传》（电影文学剧本） 97

不畏险阻 奋力攀登

——《孙中山传》创作谈 186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电视纪实片剧本） 194

香山文化与孙中山、容闳和郑观应

——与凤凰卫视主持人王鲁湘的对话 218

回顾·反思·瞻望

——应当完满重现孙中山的形象 228

附录：关于《孙中山》（电视连续剧剧本）

的初步创作构想 231

后记 235



伤 逝

(电影文学剧本)

《鲁迅全集》。初版《彷徨》的封面。
书页翻到《伤近——涓生的手记》。

第一章

—

夜色沉沉，隐约呈现出北京宣武门城楼的侧影。
下弦月旁，闪烁着几点寒星。乌云徐徐移动，遮没了星月。
城楼下，深巷寂静。一座破落的宅门。门楣上高悬着油漆剥落的匾额，依稀可见“江阳会馆”四字。大门上有一副淹没了的对联，勉强辨认出上联是“秀钟湖海”，下联是“美聚林泉”。从半闭的门扉间，约略窥见院落深处的一扇破窗还映着烛光。
更锣声，苍凉而悠远……

二

简陋的斗室，窗前摆着一张散满书报纸张的旧方桌。
史涓生伏案，在忐忑的烛焰前，面对着一叠摊开的八行红格纸，执笔凝思。他年约三十岁，身着中式裤褂，苍白瘦削，神色忧伤。

更锣声渐远。

涓生激动地奋笔疾书。沉郁的画外音：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我自己。”



“一切还都是老样子，就好像我没有从这里搬出去。……”

他凄然地环视周遭——破窗、方桌、板床和墙角堆放的杂物。他的目光停在桌上那小小的相框上，破碎的玻璃下面有一张椭圆形的小像——那是子君，少女的圆圆的面庞，明亮的眼睛里流露出天真和喜悦。她沉静地凝望，嘴边挂着一丝羞怯的微笑。

涓生痛苦迷惘地注视着小像，自语：“子君，你却决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

他支颐沉思。往事在他眼前涌现。他慨叹着：“那不过是一年多以前……”

三

石驸马大街。初秋午后的骄阳下，马车、人力车、行人往来如织。路旁，小小的白布篷下，卖酸梅汤的老头，叮当地叩击着手里的铜冰盏儿。赤膊的胖男孩，无精打采地坐在小铺的柜台前，闷声叫着：“包子，热啍！”

路旁古树的浓荫里是文渊阁旧书铺。史涓生正专心致志地翻阅着破烂的旧书。一个魁梧的青年在他旁边走来走去，焦灼地凝望对面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大门。

“怎么还不见她出来？”

涓生直起身来，慰解似地说道：“别担心！想来能考上的。”

女高师的门口，陆续有三三两两的学生走出来。

“嘻嘻！”一个身着月白衫和乌裙，梳着长辫的少女嘲弄地推了身旁那个艳装少妇一把，“我早料到你能考上，有人情面子嘛。”

少妇有些难为情，用臂肘触弄对方一下，娇嗔道：“哪里话！”

校园的走廊上，几个女学生还在不安地依栏等候。从张贴着“新



《伤逝》海报



生入学口试处”纸条的教室里，传出冷厉的喊声：“沈子君进来！”

应着喊声，一个圆脸、身材纤瘦的女学生悚然地离开栏杆。她的稚气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惶惑。她迅速地走向教室，到门口时才放稳步子。

“你是沈子君？”坐在长桌后边的面若严霜、发髻上系着白头绳的中年妇人冷漠地发问。她抬起头来，厌烦地盯着子君的短发。

“是的。”子君微微低下头去。

中年妇人在入学履历表上重重地打了个红色的叉子，把它扔进一个半开的抽屉里。

子君睁大眼睛，探询地望着主试人。

“请回去吧！”

“怎么？”

中年妇人摆了摆手：“教育局命令，本校不收剪发的学生。”

子君的目光突然沉滞，随即茫然地走向门口，陡地转身回望中年妇人，脸上流露出忿忿不平的神色。

她逃跑似的跨出校门，目无所视地向街上走去。

“君妹！”余洪轩从文渊阁门口边喊边赶过来，“怎么样？”他关切地望着子君。

“不收！”

“为什么呢？”

子君气恼地把覆额短发向后一掠：“为什么？因为头——发。”她意外地看见涓生站在洪轩背后，有些难为情地点了点头。

涓生冷冷地笑道：“在教育局就听说过了，还以为是无稽流言。”继而感慨地说：“谁能想到，民国十年啦，还有人为了头发受苦。……”

“明年再考。”洪轩的语调坚决，表示并不在意，“我们正在要求学校收女学生，明年设法考进我们北京大学吧！”

“可是，我怕父亲会把我接回家去。”子君痛苦地绞着手帕。

洪轩的脸上显出焦虑的神色，涓生无可奈何地望了子君一眼。有顷，子君轻轻地，似乎在对自己诉说：“我不回去，我决



不回去！……”

四

子君叔父家的客厅。全堂红木家具，迎门挂着风竹的条幅。方桌上的大座钟两侧，摆着一对花瓷帽筒，一个帽筒放着一顶珊瑚顶青缎瓜皮帽，另一个帽筒插着一支拂尘。桌下赫然在目的是花花绿绿的高腰搪瓷痰盂，侧壁上悬满了字画。

子君叔父约五十开外，是个亦官亦绅商的人物；他正踌躇满志地吸着水烟袋，同两个朋友闲谈。

着洋缎背心的中年胖子，指点着桌上那张四开小报《理学旬刊》，朗声笑道：“芸翁，真有您的。骂女学生的一段，可谓字字珠玑，妙趣横生。……”

戴墨晶眼镜的老幕僚，颇不以为然地斜睨了胖子一眼：“啧啧，宣扬孔教之真髓，抨击当今之世风，真是鞭辟入里，发人之深省。”

“哪里，哪里。谬承过奖。”子君叔父不禁喜形于色。

帘外画眉鸣叫，厅内人们的目光转向门口，子君站在台阶下，恳求洪轩：“你同叔父说说，让我还留在这里。”

“行啊。”洪轩点头应承着。他掀开竹帘后见到有客人，立即缩回身去。

“洪轩，见见两位长辈。”子君叔父却喊住他。

洪轩只得应声，拉着涓生一同进去，两位客人欠身招呼。子君叔父指指洪轩：“我的外甥。”又站起来指指老幕僚和胖子对涓生说，“这位是司法总长的秘书徐老先生，这位是税务总署王老先生。”接着转向正盯视着涓生的两位客人，“史先生是舍甥的朋友，在教育局办公。台甫是？……”

“史涓生。”

“呵，在教育局办事，好啊好啊。”老幕僚用官场中上峰奖掖后进的眼光打量着涓生，“唔，我们正说到这里，教育局应该出示禁令才是。”

涓生疑惑地扫了对方一眼：“禁什么？”

“唉！时下最可恶的莫过于女学生。三五成群，游街串巷



.....”

胖子迫不及待地插言：“连公园、游艺场也敢抛头露面哩！”

“若不严加约束，闹得国将不国！……”子君叔父连连点头称是。

老幕僚用衣袖拂着衣襟，表示不屑多谈，稍顷，矜矜然大有深意地说：“鄙意还毋需多此一举，倒是总长大人颇为关心世风。”

洪轩鄙薄地笑道：“总长！区区一个总长，能阻挡得住时代的潮流？”

子君叔父皱眉，威严地看了他一眼。

涓生窥察着各人的神态，却故作轻淡地说：“只怕教育局鞭长莫及，一纸禁令禁不了，要是由巡警总局出面，大街小巷一律戒严，禁止女学生通行，倒许真有实效。”

子君叔父佯装着雍容大度的神态，向老幕僚和胖子说道：“哎哎，这就是自命新进的人物爱唱的时兴高调。”

胖子愤然地说：“高调，能当什么用呢？”

老幕僚略敛愠怒之色，用长指甲挖着鼻孔：“无怪乎人们都说，过激主义来了。怕就是来了。”

胖子从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打开银盖看了看说：“我们该走了。”

“是呵，盛德乩坛今天请仙。那乩仙，就是蕊珠仙子。”老幕僚有些高兴起来。

“是一位谪降红尘的花神，爱跟名士们唱和。……”胖子津津乐道，忽然一指老幕僚，“上次他老人家叩求了三回，才赐了一首五绝：‘红袖拂天河，莫道……’”他做了个拂的架势，顺势拍拍子君叔父的肩，“嘻嘻，芸翁，同去，同去。”

他们互相推让着走出厅门。

客厅里静下来。洪轩抓起《理学旬刊》，只顾看下去。涓生走过来同看，嘴角挂着嘲讽的微笑。

子君悄悄进来，在他们背后站了片刻，低声问道：“表哥，你跟叔父说过了吗？”

“说什么！”洪轩指着四开小报，“他写文章大骂女学生呢！”



子君顿时愁容满面。洪轩同情地望着她，又转向涓生，恳求地说：“她考学校的事情，还要请你帮忙的。这两天，我就要离开北京了。”

“不是快开学了吗？”子君着急地问。

“不读书了，这样的社会！”

涓生稍觉突然，顿了顿，问他：“到哪儿去呢？”

“到汉口去。”洪轩眼睛里显现出坚定不移的信念，兴奋地说，“那里，工人运动正在兴起。”

涓生望着他，沉思地说：“人要是能信奉一种学说，并且身体力行，总是令人羡慕的。”

子君静静地听着，稚气的眼睛里，流露出惶然莫解的神情。

少顷，涓生犹豫地说：“可是，我能对子君女士有什么帮助呢？”

洪轩按着涓生的肩膀：“给她补习英文，经常带些新书报来，可以吗？”

涓生首肯。子君对涓生投来感激的一瞥。

五

子君叔父家的客厅。南窗下，拭得光洁的书案上，胆瓶里插着几支白菊。

涓生拘谨地站在书案前，从布包袱里拿出一本旧洋装书。“是不是先学这本英语文法呢？”他摸着书角说。但他发现子君面有难色，就又惴惴地问：“子君女士，学什么都可以的。”

子君注视着文法书：“史先生认为这本文法书可以学，那就从现在开始吧！”

涓生还想解释些什么，却只是坐下来，翻开书页。子君按住移到前面的书本。

书页在她指间翻过。她用笔做习题。

书页翻过，子君如释重负地微笑。

案头胆瓶里，一枝吐蕊的新梅。

涓生把双手笼在棉袍袖中，轻松地踱来踱去：“呵！总算学完了这本文法了。”